

89岁“板报爷爷”：为山村出黑板报32年不间断

本报记者崔力

冬日，微雨。位于浙南腹地的丽水市缙云县双溪口乡上周村群山环绕，水汽氤氲，宛如仙境。在小桥流水的静谧中，89岁高龄的“板报爷爷”陈立勋又一次走在熟悉的乡间小路上。这条从家里延伸到村老年活动中心的石板路，他已经走了上千次。

1933年出生的陈立勋，是缙云县双溪口乡上周村人，也是一名有着64年党龄的老党员。

上周村老年活动中心的那块黑板，是他坚守了32年的宣传阵地。退休后，他就回到家乡，义务为村里出黑板报，让国家大事和党的声音能够通过他手里的一根粉笔，跨过群山阻挡，来到山村之中。

32年，589期，平均每个月就有一到两期。大到国计民生，小到村规民约、老年协会的经费使用，他一笔一画写出的黑板报，既是偏远山村老百姓了解广阔世界的一扇窗，又是农村基层民主的质朴缩影。

“老陈来了，国家又有大新闻了！”

陈立勋身体硬朗，一身笔挺的灰色中山装，党徽佩戴在胸前，眼神中透着一股坚定的力量，让人第一眼看到就觉得温和、慈祥，又格外有精神。

山里还下着小雨，天气有点凉。远处的村民看到陈立勋往老年活动中心走，就开始热情地招呼：“老陈！国家又有大新闻了吗？”陈立勋点点头，爬满皱纹的脸上绽放出慈祥的笑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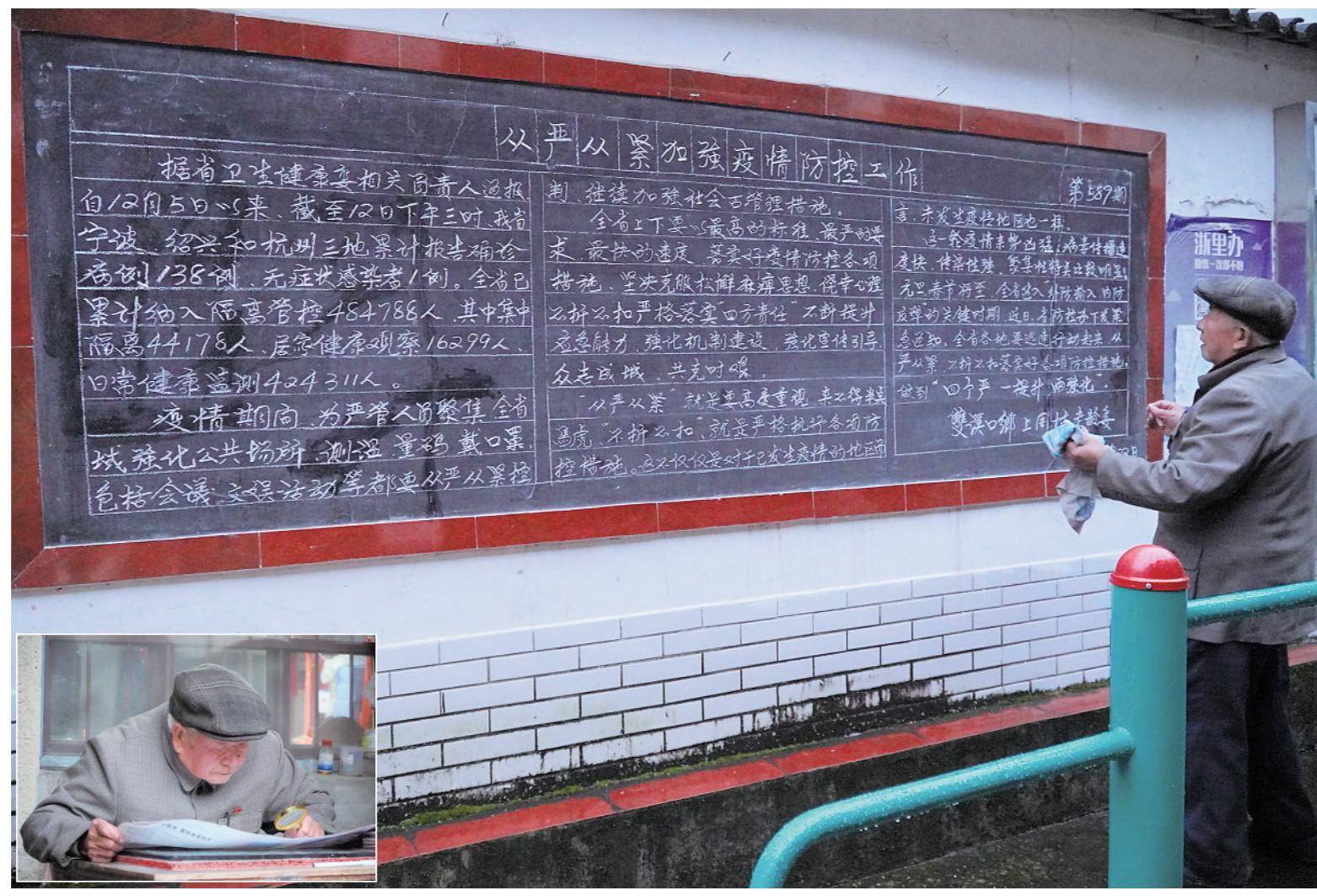
用钥匙打开陈旧木门上的锁，他从粉笔盒里拿出一根长长的白色粉笔，又锁上柜子。转身时，从旁边的绳子上顺手拿下晾好的抹布，往门外的黑板走去。

因为刚下过雨，黑板旁边的地上有一个小水坑，只见他缓缓蹲下身，将抹布往水坑里一按，起身再一拧，便开始擦黑板，轻车熟路。

由于年纪大了，抬手越来越吃力，为了写好顶上的标题，一个约十几厘米宽的小板凳就是他贴心的“老伙计”。他缓慢地走到台阶边，先是慢慢挪下一只脚，另一只再跟上，走到黑板前，颤颤巍巍地踩上小板凳，便开始书写新一期黑板报的标题。

由于痛风，陈立勋的双手关节有些变形，粗壮且布满皱纹的手，拿着一根细细的粉笔，右手写着，左手托着右手的手腕形成支撑，端正且有棱有角的板报体从他手下一个个显现出来。

没有尺子也没有辅助线，写出来的一行行字却笔直笔直。年纪大了，写得慢了，有时候，出一期黑板报要花上一两天的时间，可陈立勋



大图：陈立勋在书写黑板报。小图：陈立勋拿着放大镜读报。

本报记者崔力摄

从没想过放弃。

“能够紧跟形势、紧跟时代，把中央的政策，特别是‘三农’相关的政策直接传达给村民，我觉得很有意义。作为老年人，多运动、多锻炼、多写字，对身体也是非常有益的，不管多大年纪了，我们都要做到‘老有所学’。”陈立勋说。

多年来，在风雨的侵蚀下，黑板裂了、坏了，陈立勋都会自己掏钱买油漆来修补，没有彩色粉笔，他也自己买，就为了让标题有色彩，好看一些。他自豪地笑着说：“589期了，我没拿过村里一分钱。”

想发挥自己的余热

家里被陈立勋夫妇俩收拾得整洁干净，院子里的花花草草也打理得很好。桌上，报纸杂志摆放得整整齐齐，陈立勋每天都会拿着放大镜读报，读到适合出黑板报的内容，他会摘录下

来，再拿到村里的老年活动中心去抄写。

“他啊，全部心思都花在了村里的老年活动中心了。”老伴钭彩仙说道，老两口的3个孩子都在外地，不用他们操心。

坐在书房中，陈立勋用一口缙云乡音将自己的故事娓娓道来。回忆自己的青年时代，他双手微微有些颤抖，但声音却中气十足，掷地有声。

刚参军时，他是连里的卫生员。他说：“在部队里，只有刻苦工作，才有机会申请入党。”于是，他白天干卫生工作，晚上则去协助战士们打坑道和涵洞，就这样坚持了整整三年。由于表现优异，陈立勋1958年在部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指导员和连长是他的入党介绍人。

1960年，从部队转业到缙云汽车站后，他从随车的售票员干起，“那时我刚从部队回来，年纪轻，就是想多干一点，于是车站安排我去当跟车的售票员。从缙云到大源

80公里，一天一趟，有时候还赶不及。那时的车是用木炭烧起来开的，上坡的时候老是动力不足，我需要在上坡的时候在车轮后面垫三角木，等木炭烧一会，有动力了，拿开三角木，车才能继续开。有时候，10公里的上坡，我需要上下车跑好几趟，但是一点也不觉得累。”

陈立勋回忆起当年，声音有些哽咽：“那时候，大家的工作都苦，车站里没有水，我们就自己挑，下雪了，我们就去扫雪。”4年的跟车售票非常辛苦，长时间的工作使他的双腿静脉曲张，动了五次手术后，还是留下了后遗症，于是被安排到车站卖票。

在车站的时候，每天都是4点半起床，晚1分钟都不行。他还记得，5点去上班的时候，售票窗口前的队伍已经排很长了，如果6点前还没有把票卖完，影响就会很大。“忙起来，我休息的时候也卖票，吃饭的时候也卖票，如果有旅客不方便来买票的话，下

班了我会帮他们把票送到旅馆去。”陈立勋回忆道。

那个年代，汽车站是最繁忙的地方。他，作为新中国建设过程中一位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建设者，一直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，43年，从未有过松懈。

到了退休的时候，突然闲下来的他还觉得不习惯，于是回到了缙云老家，想找点事情干。“我想发挥一下自己的余热。”陈立勋说。

回忆起当年开始写黑板报的初衷，他说：“从前老百姓过得很苦，是共产党帮我们翻了身，所以哪怕退休了，我也想为村民干点实事。”

“我要写到最后”

陈立勋开始办板报，是出于一次偶然。1990年的某个午后，他闲逛时，被村中心墙上的黑板报吸引了目光。

“那时候，村中心最是热闹，来来往往，过路的人都会朝黑板报上看几眼。干这活儿既锻炼身体，又能宣传党的政策，是一举两得的好事情。”陈立勋这样一写，便是32年。

“我印象最深的是，1999年，北约轰炸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馆，当时我为这个事情出了很多期黑板报，那时大家都没有报纸，也不知道这个事情。看了我出的黑板报以后，村民都非常愤怒。”陈立勋说。

“在村里，读报不方便，我写黑板报，就是想让大家知道这些新闻。”

退休回到村里后，陈立勋也热心参与村里的事务工作，特别是从2007年开始负责老年协会的工作。每到过年，他都会上门走访、慰问孤寡老人，至今已经走访了80多位老人，给他们带去的红包或是礼物，都是自己掏腰包。

陈立勋说：“既然群众对我信任，我就更应该去关注他们，特别是老人群体，尤其是留守老人和孤寡老人。”

现在，“板报爷爷”陈立勋在村里已经有了接班人——67岁的陈桥洪，上周村老年协会的现任会长。“老陈的精神值得我们敬佩，现在村里都是老人，我作为村里老人中年纪小的，又当过老师，有义务和责任去帮助年纪大的，村里的黑板报我们会一起坚持下去。”

“只要我能走，我就还能写，还会出，我要写到最后。”奉献一词，已深植在陈立勋骨髓里。他说自己的一生“平凡得不能更平凡”，可他却用32年如一日的坚守，让这份平凡的执着滴水穿石。

(参与采写：梅女杰)

治沙英雄郭万刚：一诺千金，一生坚守

新华社兰州电(记者多蕾)冬天的八步沙林场一片肃杀，远远望去满目黄色。吹在脸上像刀割一般锋利的寒风，让置身其中的人们总是不由地打起寒颤，而年近古稀的郭万刚对这一切早已习以为常。零下十几摄氏度的天气，郭万刚一早就到离林场几十公里外的管护站查看情况，之后又和林场职工一起压草方格，麻利的动作时常让人忘了他的年纪。

郭万刚是甘肃省武威市古浪县八步沙林场场长。不久前，他刚刚被授予第八届全国道德模范荣誉称号，是13名全国诚实守信模范之一。领完奖的第二天，郭万刚就踏上归途。他心里放不下的，是这个他与之抗争、却也相伴了几十年的沙窝窝——八步沙。他与八步沙的“缘分”，源于近四十年前许下的一个承诺。

一个承诺

郭万刚的家乡古浪县地处河西走廊东端、北邻腾格里沙漠，是全国荒漠化重点监测县之一，全县沙化土地面积达到239.8万亩，风沙线长达132公里。

“一夜北风沙骑墙，早上起来驴上房”。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在风沙侵袭中艰难生存。到20世纪80年代，沙化加剧。春季的一场“黑风暴”往往会使一年的庄稼绝收。

八步沙地处腾格里沙漠南缘，是古浪县人与沙漠抗争的最前沿，也曾是当地最大的风沙口。“为了保住自家耕地不被沙子埋掉，我父亲从20世纪60年代就在家门前的一块地上治沙。”郭万刚说。

1981年，郭万刚的父亲郭朝明和贺发林、石满、罗元奎、程海、张润元六位老人响应国家号召，在合同书上郑重摁下指印，以户联承包的形式组建了八步沙集体林场。

本着保护家园的朴实信念，几位老人同大自然顽强抗争。树苗栽上、被风沙吹走、再栽上……渐渐地，他们发现，周围有草的树苗可以保住。于是，他们在树窝周围埋上麦草以抵挡风



▲2020年3月5日，八步沙林场第二代治沙人郭万刚(左)和第三代治沙人郭玺扎草方格压沙。

新华社记者范培珅摄



▲郭万刚(左)用绳索固定车辆上的压沙稻草(2019年3月26日摄)。

新华社记者范培珅摄

沙。慢慢地，八步沙的树渐渐多了起来。为了让治沙后继有人，郭朝明动员儿子郭万刚接自己的班。对于接班，当时在供销社端着“铁饭碗”的郭万刚并不情愿。

当时八步沙条件极为艰苦，治沙全凭“双手”，一旦答应下来就意味着一年四季在沙窝里打转转。

“当时父亲再三跟我说，不论多苦多累，一定不能让沙子把我们的地埋掉。”郭万刚看着好不容易栽活的树苗，想到父亲多年的辛劳，身为家中长子的他只得答应父亲，替他“守住八步沙”。

当时，郭万刚虽然来了，但并没有下定决心将一生都奉献给八步沙，对于未来他其实很迷茫。“当时我想，一个农民生活来源都不能保证，哪有能力一直治沙。没想到一干就干了40年，

这也是我和八步沙的缘分吧！”

是什么让郭万刚下定决心坚守八步沙？郭万刚回忆起自己经历的一场特大沙尘暴。

1993年5月5日下午，被当地人称为“黑风暴”的沙尘暴袭来之时，郭万刚和第一代治沙人罗元奎老人正在沙漠里巡逻。他们在昏天暗地的沙漠里左突右冲，转了六七个小时才走出沙漠。沙尘暴所到之处，刚刚发芽的庄稼受损严重，乡亲们那一年又没了收成。回到家之后，他们听说古浪县有20多个学生娃因为那次特大沙尘暴失去了生命。

“如果我们的土地保不住，我们的孩子也保不住，我们还有什么希望！从此我下定决心，这辈子要把治沙这个事干到底。”从那时起，郭万刚才真正意识到自己对父亲许下的那个承诺有多重。

春秋两季治沙造林，冬季护林防火、修剪林木，这些八步沙的农民一年四季都与草方格为伴，没有“农闲”。面对一眼望不到头的黄

沙，他们一年又一年义无反顾地重复着枯燥而艰苦的治沙生活。

当初在合同书上摁下手印的六老汉已经有五位老人相继离世。石银山、王志鹏、程生学、罗兴全、贺中强等第二代治沙人继续奋斗，扛起治沙重任。

一把草、一棵树……渐渐地，八步沙有了绿意。据测算，八步沙林场管护区内林草植被覆盖率由治理前的不足3%提高到现在的70%以上，形成了一条南北长10公里、东西宽8公里的防风固沙绿色长廊。

“国家的治沙造林项目为我们补助了苗费和劳务费，农田和村庄保住了，大伙儿心里暖烘烘的。”郭万刚说。

治理完八步沙，第二代治沙人抬头看向了沙漠更深处。他们治沙的脚步向距离更远、条件更加艰苦的地方迈进。

因为新的治沙点距离林场较远，他们像父辈一样，卷起铺盖睡在沙窝里。沙地上挖个

坑，上面搭成简易帐篷，这样的“家”他们一住就是十几年。40年来，八步沙林场累计完成治沙造林面积25.2万亩，封育管护面积达到43万亩。

治沙人的新愿望

寒来暑往、春去秋来，梭梭、花棒、沙枣、柠条都已扎根八步沙。这些年，通过国家政策支持和治沙人的坚持，古浪县的生态环境已经有了明显改善。

“从20世纪90年代到现在，从过去的‘沙进人退’到现在的‘人进沙退’，我们这里的风沙天气少了很多。无论是刮风天数、风力级别，还是降雨天数，都能反映出生态环境的明显改变。”郭万刚说。

这些年，八步沙林场已经从当初的“六老汉”联户承包，发展成一个有20多名员工的集体林场。为了实现林场市场化运营，八步沙林场还成立公司开展多种经营，发展林下经济，承包各种绿化工程。每年有300多人参与到承包绿化工程中。

治沙造林的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。“我们需要更多年轻人参与进来，利用科学治沙、工程治沙这样的好办法，把我们古浪县的沙化土地治理好。”郭万刚说。

2017年，郭朝明的孙子郭玺加入林场，成为八步沙第三代治沙人。近两年，先后有几名大学生来到林场。新生力量的加入，给八步沙带来新的活力。现在，八步沙林场每年完成治沙造林近3万亩，其中约2万亩是通过年轻人才主导的“蚂蚁森林”项目完成的。

从2018年开始，他们尝试在梭梭上嫁接肉苁蓉。这样既能治沙又有经济收入。这是郭万刚的父辈们想都不敢想的事。现在的八步沙，每到春天就会开满各色小花。喜欢花的郭万刚闻着淡淡花香，细细体味着耕耘过后收获的满足。他坚信，八步沙一定能守得住。